

书讯

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出版

著名作家张炜、李一鸣、白桦、红孩联袂推荐

本报讯(YMG全媒体记者)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选辑作者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散文作品33件,内容涵盖亲情、乡情、乡土风物、生活过往及生命感悟等,通过记录生活、追忆过往和状写现实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胶东半岛的城乡巨变和社会变迁,具有鲜明的生活色彩和时代印记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,著名散文家、评论家李一鸣为该书作序。著名作家张炜、文艺评论家白桦和散文作家红孩寄语推荐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当代著名作家张炜:“行方蛰伏多年,终推出一函力作。行文饱含激情,笔触缜细,抒无尽乡愁,写童年记忆,向原野作歌,为村巷立传。一曲半岛交响,满腔热烈真挚,动人心扉,感人至深。”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,著名散文家、评论家李一鸣:“纵观本书文稿,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:一是情真意挚,写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;二是言近旨远,呈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格局。”“文笔平实细腻,字里行间充满对亲人故土的怀恋和对生活的热爱,写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。”

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、著名文艺评论家白桦:“这是一本源自故乡的时间之书,隽永节制,意味深长。作者张行方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透视过往,通过选取一些记忆片段和生活断章,既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人生况味,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乡巨变,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心灵冲击,读来让人感慨,发人深思。”

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、著名散文家红孩:“散文是说我的世界,即我所经历的,和我所认识的。张行方的这本书,显然是在传达他所经历的亲情故事、生活点滴以及不经意间的人生感悟。这些经历不论是记忆悠远,还是风清云散,都将定格在属于他的文字表达中。这些文字从‘我’的视角展现了胶东城乡几十年来的发展变迁,文笔细腻,情感和诗意相融,既有鲜明的个人生活色彩和地域文化印记,又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。我相信读者——也就是更多的‘我们’会为此产生共鸣。”

作者张行方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烟台市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,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;曾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多次获全国和省级新闻



奖;近年起从事文艺组织工作,业余进行文学创作,不断有散文和诗歌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鸭绿江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青岛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等报刊,并多次获奖。

心中有沟壑 笔下有文章

——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序

行方的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即将付梓,文学鲁军再添新干将,烟台文学又出新成果,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。

在我的印象中,行方儒雅内敛,朴实稳重,待人真诚。他早年喜欢文学,高中和大学时曾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,后来虽然进了党政机关,多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但在其内心深处,文学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。或许正是因了这份文学初心,他在调入文联后对文学组织工作满腔热忱,几年来先后成功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内涵深、影响大的文学活动,为新时代烟台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,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行方到文联工作,使他从事的职业、追求的事业与对文学的钟爱得以融合起来,从而再度激发了创作热情。工作之余,他重新拿起了笔,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写作,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仅仅两年多时间,写出了30多万字作品,创作势头扶摇直上,让人刮目相看。这部散文集,正是对其创作成果的一次盘点和回顾。

纵观本书文稿,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:一是情真意挚,写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;二是言近旨远,呈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格局。

“情者文之经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语)。充盈、流动的情感,是散文能够吸引人、感染人的主要原因。中国人历来注重亲情,对于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写作者,亲情和乡情都是绕不开的题材。在本书中,行方从亲情出发,回忆往昔,回望故土,回溯从童年到中年、从乡村到城市、从故乡到他乡的人生足迹,字里行间充满

对亲人故土的怀恋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尤其是在那些讲述亲情故事的篇章中,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条潺潺流动的情感之河,真挚的情感如清澈的河水,总是能到达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例如《巢中一夜》和《归巢》中对病中母亲的牵挂和担忧,《鹤鹰》中关于父亲离世后的哀痛、怀念和忏悔,《姥娘行略》中对外祖母的追忆等,这些感人至深的文字告诉人们,至情至爱其实就蕴藏在琐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,因为稍纵即逝,需要倍加珍惜。

心中有沟壑,笔下有文章。沟壑,包含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也蕴含历史观、时代观。散文写作就是写史,既是写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史,也映照出社会发展史和时代变迁史;而作家的思想境界、精神境界、审美境界、人格境界如何,直接关系到散文的境界和格局。本书所收录的作品,既是行方人生体验的真实记录,也是他认知水平和审美意趣的自然流露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没有拘泥和沉湎于个人悲欢的感时伤怀和小我世界的精致描摹,也没有把自己的故乡描绘成世外桃源,而是把个人的情感和叙事自觉定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,努力呈现业已消失的乡村生活史,抒发独到的感悟和思考,从而使个体的生活体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例如在《巢中一夜》中,他没有回避当下农村的老龄化、空心化等问题,他通过自己的视角客观地呈现当下农村的真实面貌,引发人们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。再如《行路记》《足履之间》《祖传旧物》等篇,均是从小

处着笔,以个人生活的微小侧面折射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。还有不少篇章,写的虽然是生活之地烟台,实质上还是延续了他的乡情和对内心世界的追寻。这些作品紧扣时代主题,聚焦乡村振兴、生态保护、文化遗产、时代变迁等现实题材,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。

行方的文笔平实细腻,行文就像他所描写的鲁东南乡村一样朴实自然。好的散文善于把握细节,我觉得行方深谙此道。他以此描摹物象,钩沉往事,勾画人物,抒发自己的体察和感悟。比如,《姥娘行略》《乡间记异》《向往》中关于童年往事的追忆,《年味里的故乡》中的年俗记忆,《想起一头黄牯牛》中放牛时的心理描写,《迷惘的季节》中关于物候的描写,《海岛渔号》中渔号表演场面的描写,等等。这些细节丰盈生动、细致入微,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简而言之,这是一部饱含真情、立意深远的作品,行方以自己的视角,用平实、准确的文字,书写深植于故土的乡情亲情,展现胶东半岛的山川风貌之美及城乡发展变迁,写出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密切联系和关于流逝岁月的共鸣。这是他个人情怀的真实写照,也是颇具张力的时代纪事。期待行方云程发轫,力行不辍,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,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行稳致远。

是为序。

注:李一鸣,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,著名作家、评论家。

书斋夜话

一语双关

刘洪

近来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说,也由此重温了相关的现代戏剧。喜欢现代京剧的人们不知注意到没有,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一语双关,或称话里有话。比如《沙家浜》第四场,阿庆嫂说:“这茶,喝到这份儿上,刚喝出点味儿来!”她说的是“茶”吗?不是,是敌人,是佯装抗日实则卖国投敌的险恶敌人,经过一番“品茶”式的“观颜察色”,她终于把他们的庐山真面目给“品”出来了。令人叫绝的是,面对着阿庆嫂这句“双关语”,又胖又蠢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紧跟着说:“不错,是品出点味儿了。”他说的倒确实是茶,根本没品出阿庆嫂的“茶味”。仅仅这两句令人捧腹的道白,便很好地凸现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:一个慧心深厚,一个浅薄迟钝。仅仅这两句道白,便能预示那场敌我斗争胜负结局。

再比如《智取威虎山》第八场,杨子荣对土匪头子们大夸海口说:“让他们来吧,我正等着他们呢!”座山雕一听,马上拇指赞叹:“老九,你真行啊!”座山雕的理解是“老九等着共军来,消灭共军”,而杨子荣的真实话意是“等着和小分队的同志们胜利会师”。

这样的一语双关,蠢笨的剧中人往往只听到了表层的语意,但是场下的观众却容易品出“寓意”。一语双关的台词,既切合了尖锐残酷的敌我斗争场面,还刻画了人物,并给戏剧增添了诙谐幽默的色彩,让观众充分参与剧情,驰骋想象,在艺术的享受中发出阵阵的会意的笑声。

最令人称快的一语双关出现在《沙家浜》的第七场,阿庆嫂面对敌人切齿骂道:“瞎了眼的!她(他)倒算计起我了!”她骂的是谁?是奸诈凶险的刁德一!但是紧接着她又说道:“那沙老太婆哪是我的对手?”又表明她骂的是沙奶奶。狡猾如猴的刁德一虽然听出了自己挨了一顿臭骂,但是没法发作,因为实在是抓不住阿庆嫂的“话把儿”呀!

除了道白,现代京剧唱词里也有精彩的“双关”,如杨子荣的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”和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的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,这两个用意不在酒的喝酒唱段,字字句句都耐品味,都富文采,都体现着汉语的博大精深。

尤其是李玉和的唱词,“双关”堪称密如蛛网,你听——

“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”
(形势突变敌情凶恶);
“妈要把冷暖气心头”
(送出密码是重中之重啊);
“出门卖货防野狗”
(小心鬼子特务的埋伏跟踪);
“要与奶奶分忧愁”
(帮着奶奶一起把密码送出去)……

不过,我认为《智取威虎山》第五场“打虎上山”中有一处瑕疵。这场戏旋律豪放,气势飞扬,打虎的场面更是惊心动魄,寓意深远,为杨子荣打入匪窟覆灭敌人做了精彩的铺垫、渲染。随着土匪的枪声引来了威虎山的一群土匪。当土匪们看见那只已经死去的老虎时,竟吓得大喊“虎!虎!虎!”并且连连倒退,跟头流星,狼狈万分。杨子荣冷笑着讽刺他们说:“好大的胆子啊!那是一只死虎!”

我觉得这个细节处理得并不成功,在这里渲染土匪的胆小,目的何在?

要想把一个英雄人物体现得很了不起,似乎应该把敌人渲染得很顽劣很狡猾、如狼似虎才对头呢。这是我的一家之言,仅供读者探讨。